

QIE JIAO QIE AO QIE SHEN AI

且娇且傲 且深爱

黑果 著

下



挑剔、神秘、古怪还有点神经病的付大艺术家发现了一个他的暗恋者，
从让地一个人的孤独世界被颠覆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且娇且傲

下

且深爱

黑果

QIEJIAO
QIEAO
QIE
SHENA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且娇且傲且深爱 : 全2册/黑果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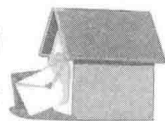
I. ①且… II. ①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7360号

书 名 且娇且傲且深爱
作 者 黑 果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52-6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廖康恍然大悟，然后揶揄地道：“傅小姐的魅力是不用说的，那张即使是西方人眼里也眉眼分明十分漂亮的脸就不说了，光是那身气质就很吸引人了，而且她还有能力。既然如此，不如先生快点宣布主权，让别的男人知道她已经名花有主了。”

跟廖康没有傲娇的必要，付一句捏着水瓶，眼眸微动，咽喉不知为何有些干起来，他又喝了两口水，若无其事般地道：“这主意不错。”

“当然……”

“不过她还没跟我告白。”

“……”廖康见鬼似的瞪着付一句。

付一句被廖康瞪得有些恼羞成怒，冷着脸道：“瞪着我干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都到现在了，你们竟然还没有确认关系，还不是男女朋友……”他刚刚还想着让付一句跟傅倾流公开恋情什么的，结果这两人暧昧都搞到这种程度了，竟然还没有确认关系！据他所知，付一句并不存在所谓的智商高情商低的问题啊！

付一句被廖康说得很生气：“都怪那不矜持下流无耻偏偏还有贼心没贼胆的女人！”都怪她迟迟不告白！

“你就不能主动点吗？”廖康简直要疯了。

“不能！”付一句想到傅倾流前一段时间的表现就来火，他刚对她好点，她就开始懈怠了，他要是主动一点，那女人万一把他弄到手后就不珍惜了呢？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再说了，先暗恋他的人是她是她先跑来招惹他的，开始的是她，所以结尾的也必须是她，有始有终懂不懂？

廖康很想用脑袋去撞墙，他再一次无比清晰地明白自己的雇主是个神经质这个事

实，然后他泄气了：“好吧，先生你继续纠结吧，我先走了，不过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我得提醒你一句，男人太矜持是吃不到肉的。嗯，身为男人的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再见。”

付一句回头看了眼自己厨房砧板上的肉，随后红着耳朵烦躁地又仰头灌了几口水。他觉得生气，傅倾流那个下流无耻不矜持的女人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他都那么明显地暗示她了，她以为他会那么随便去亲别人吗？就算是额头也不会！天知道他连贴面礼都没跟别人做过……想想他都觉得有点委屈了。

“喵。”克劳德等了半天没等到自己的早餐，蹲在自己的小别墅里叫了一声。

付一句不高兴地看向那只猫，有点愤愤的，好像在说“老子心情不好你这家伙还敢跟我要吃的？”

克劳德矜持高贵地蹲在那里，蓝色的大眼傲慢地看着付一句，好一会儿无聊地抬爪子挠了挠自己的脖子，挠到了脖子上挂着的金色铃铛，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

不一会儿，付一句认命地端着一小盆猫粮走过去……

阳光强势地穿过玻璃窗将整张床笼罩住，就像一束强有力的聚光灯，让人找不到一片阴影躲藏。

傅倾流不适地皱了皱眉，眼珠在眼皮下动了动，抬起一只手挡在眼上，好一会儿才翻个身缓缓地睁开眼，待记忆渐渐回笼，她才起身去浴室放水准备洗澡。

“汪！”稚嫩纤细的叫声忽然在脚下响起，吓了傅倾流一跳。

傅倾流低头，看到昨天才到她家来的小德牧正在她脚边巴巴地看她，傅倾流盯了它一会儿才一拍脑袋，想起该给它喂饭了，昨天晚饭都没给人家吃呢。

拿了它的狗盆倒了一点狗粮用开水泡软，然后放在它的狗窝前。小家伙饿极了，埋头就吭哧吭哧地吃了起来。傅倾流见边上的水盆里没水了，又给它添了点凉开水，这才回房去洗澡。

雾气萦绕在狭小的空间里，冰冷的镜面变得模糊起来。

傅倾流屏着呼吸整个人躺进浴缸里，池非的话在脑子里回荡。

要是告白失败连朋友都没得做什么的，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爽？话说他们亲都亲过了……好吧，当时情景太美让人情迷意乱也有可能，不过他后面又给了她一个晚安吻……好吧，一个晚安吻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但是她觉得，付一句对她应该也是有点感觉的吧，应该……

“呼……”傅倾流纠结地整个人滑进浴缸里。

洗去一身酒气，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

傅倾流吹干头发换好衣服就准备先去一趟画廊，结果她才坐上车子，就接到了周雨欣的电话。

“嘿，honey，想我了吗？”周雨欣略显中性的十分具有磁性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什么事？”

“啊哈，给你打电话一定要有什么事吗？简直太伤我心了，你必须得再给我这边送两幅画过来我才原谅你。”

傅倾流一脸无奈：“所以就是没事吗？那我得挂电话了，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

“What？跟Simon那个神经质告白？”周雨欣笑嘻嘻地开玩笑。

“你怎么会猜到这个？”傅倾流有些意外。

“噢，当然是猜的啊。”要告白肯定也是付一句跟她告白嘛，当初古席勒艺术展期间他们可都看到付一句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模样。

“哦，好吧，确实是有这个想法，不过我觉得我得三思而后行。嗯，至少考虑一下怎么个告白法。”傅倾流耸耸肩慢条斯理地说道。虽然她不是拖泥带水的人，不过池非说的话也有道理，至少花个一两天时间来观察一下付一句，看他到底对她什么感觉。

“噢！是真的吗？上帝！真的吗？”周雨欣激动万分。

“是的，所以我要挂电话了。”

“不不不，等等，我还没说正事呢……上帝，我真不敢相信你真的要去跟Simon告白……好吧好吧，我们得说说正事。你知道斯柏森每年都会办一次聚会，邀请的都是画廊里的签约画家，你是欧洲这一段时间风头最盛的画家之一了，也是我们画廊最新签下的画家——虽然你很讨厌地跟讨厌的斐蒂娜签了约——杰佛森他们都非常好奇，所以你必须得过来参加这一次聚会。亲爱的，告白成功的话我会给你包红包的，上帝，必须得包红包，终于有人把那只妖怪给收了，哈哈……”

“是妖孽吧？”傅倾流莫名地就抓到了那个词。

“噢，是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1月1号，你必须得到法国来，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相信我，你会爱上她的。”

傅倾流简直无法拒绝周雨欣霸道又热情的邀请，反正她向来挺闲的，去认识一些人也好，说不定能遇到合胃口的朋友，跟付一句在英国参加古席勒艺术展那一段时间虽然交际什么的挺烦的，但是偶尔遇到聊得来的确实让人心情愉快，她深刻理解了“人是群居动物”这句话。

刚挂了周雨欣的电话，池非的电话就过来了。

白慕琳眯着眼睛站在那幅名为《镜》的画面前，她已经一动不动地看着这幅画很久了，傅倾流走过来在不远处停了一会儿，见她还没有回过神来便走过去。

池非指挥着工作人员把其他画家的画挂上各自的位置，视线时不时地瞥过来。

“感觉如何？”傅倾流站在白慕琳身边轻轻地问道。

白慕琳的心神似乎还被那幅画抓着，慢了两拍才从画里抽出，微笑着看向傅倾流：“水清流的画就像那些鉴赏专家在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一样，霸道又抓人，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将我喊醒，我可能能看着这画一整天。”

傅倾流笑了笑，没接话。

“说起来，现在水清流的画在欧美拍卖出的价格很高呢，之前古席勒艺术展你作为水清流的代理人去的吧，只是两幅画就出尽了风头。可惜那时候我有点事，竟然没有时间去参加那次盛典。”白慕琳笑不露齿。

傅倾流心底滑过一抹怪异，她觉得……白慕琳是不是知道她是水清流的事？在英国跟那些人接触的时候她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并且也告诉过那些人她不想暴露自己，付一句也说过那些人可以交付70%的信任。

她想她这个人应该比不上她那些具有价值的画更吸引那些人，所以他们不太可能闲着没事干跑去跟别人说。但是从昨天看来，这人应该也是身份背景颇为强大的家族的千金，所以如果她知道的话，似乎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傅小姐，如果我想要买这幅画，你卖吗？”白慕琳温柔地问道。

“抱歉，这三幅画都是水清流指定的非卖品。”傅倾流摇摇头说道。

“是吗？真可惜。”白慕琳看向那幅画，遗憾的口气，眼里却没有多少遗憾，“我虽然在画画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曾经也因为某些理由很认真地学过，结果非常糟糕，真是让人不甘心。只是因为没有天赋，便不管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有时候面对有天赋的人，我总是忍不住有几分嫉妒。”

“上天是很公平的，给你什么必定也会拿走什么，至少在我看来，白小姐在作画上面没有天赋，但是你并不需要这份天赋也能很幸福地生活。”

“是啊，这样说起来倒是不错的。”白慕琳笑着道，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摸了摸前面的画的画框，“那你说，画出这样一幅阴暗扭曲的画的水清流，她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呢？”

一阵风吹过，吹落了两滴挂在枯萎的一片荷叶上的水珠，滴答一声，落入水中。尘埃在阳光里翻涌漂浮，让人窥视这被光鲜亮丽的表面笼罩掩蔽世界的真实一角。

两双眼眸对视着，视线之间，仿佛有什么在一瞬间凝结，然后翻涌澎湃。

忽然，一颗脑袋伸进来，看看白慕琳，又看看傅倾流，奇怪：“你们怎么了？”凝固的气氛骤然被打破，一瞬间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

白慕琳扬起不露齿的优雅笑容，温柔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莫成风：“你怎么来了？”

“噢……来看画。”他有些心虚地游移了下视线后说道，“说起来，你们刚刚在干吗？”

“没什么，只是问了点水清流的相关问题而已，大概有些敏感，傅小姐不知道，所以没回答我呢。是吗，傅小姐？”白慕琳温柔微笑着看向傅倾流，无论是视线还是语气都是那样温柔，仿佛刚刚那气氛凝结透出来的锐利只是傅倾流的错觉。

傅倾流公式化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嗯，我下午就要回英国去了，还要去买点东西，就先走了。阿风跟我一起吗？”

“哦，我还有事，你自己去吧。”莫成风说着很是大方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递给白慕琳，“尽管刷。”

白慕琳也不推辞，笑容大方地接了过来：“我可不会跟你客气哦。那么，再见。”

白慕琳就这么走了，没有多看傅倾流一眼，也没有买走一幅画，好像她让池非给她打电话叫过来就只是为了说那么几句话而已。

傅倾流微微眯了眯眼，实在有点搞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她针对她，但是在游艇上她为什么阻止那个女人说出她过去那些事？现在跑来说这些绵里藏针意味不明的话，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然后款款地回英国去，她到底想干吗？

想着，傅倾流慢悠悠地转身走人，却蓦地被人拉住手腕扯了回去。

“我……”莫成风才要说什么，就被口袋里响起来的手机铃声给打断了，“你等等。”莫成风说着拿出手机走到边上接电话。

在一旁观望许久的池非立刻紧张兮兮地跑过来，警惕地瞪着莫成风：“这人又来干什么？”

“谁知道，也许又发神经了。”傅倾流才说完，莫成风就脸色难看地走了回来。

“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傅倾流不在意地摆摆手。

莫成风沉着脸飞快地离开十里画廊。

“看来会清净一段时间了。”傅倾流说罢从口袋里掏出响起来的手机，看到来电人是付一旬，顿时忍不住愉悦地勾起了唇，接起：“怎么？”

“下星期有没有时间？”付一旬一边跟克劳德大眼瞪小眼，一边强装镇定地问道。

傅倾流觉得心脏微微不受控制地跳得有些快起来：“我一般周一到周五都很闲。”

“我就知道，你这个没志气整天不用画画就只知道吃饭睡觉的懒女人！”付一旬厌恶地骂完后，才一脸矜持傲慢地问，“我有点事要出门一趟，你要不要去？”

傅倾流想到上次跟付一句去溯雪山庄爬山那次：“去，什么时候？去多久？”

哼，明明就这么不矜持地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他整天黏在一起，还不快表白！没出息！付一句心里暗骂着挂了电话，心想他都这么给她制造机会了，她要还不跟他表白，他就……他就……就……不理她了！

傅倾流收起手机，看起来有些美滋滋的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叫池非在一旁看得很是胆战心惊，从没有见到傅倾流这样过！整一陷入初恋的怀春少女，整个人都变得柔软了起来，这样的柔软很容易让人想到没有了坚硬的壳保护的蚌肉，轻易一粒沙子都能让它受伤，看着很是让他担心她跟池鸢她妈一样傻。

于是他又道：“我跟你说明啊，谁先告白谁就输了，你这么聪明，可以先引导他告白，不要那么干脆地去跟人家说你喜欢他啊。”

傅倾流一巴掌拍在他肩上：“亲爱的，你该干活去了。”

“喂！”

傅倾流慢悠悠地走上二楼，走着走着，脚步忽地一顿，微微歪了歪脑袋，让付一句跟她告白？先不说付一句喜不喜欢她，就算他确实喜欢，但是，让付一句跟她告白这件事本身，啧啧，这感觉……有点天方夜谭呢……

付一句挂上电话没多久，莫成风就气冲冲地来了。

“付一句你什么意思？！”莫成风暴怒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想要把付一句打一顿。

“什么什么意思？”付一句仿佛没看到他怒气满满的脸色，心情不错地起身走到客厅。

“你少给我装蒜！如果不是你，我爸妈怎么会突然给我安排什么相亲？什么钟安琪，鬼知道她是谁！”

“你怎么会不知道她是谁呢？钟安琪以前不是你同学吗？听说特别喜欢你，港城珠宝大亨钟正威的独生女。”

“果然是你！”

“我只是稍微给姑姑提醒了一句而已，谁知道她动作这么迅速？再说你都二十七了，也该结婚了。”

“管好你自己，我的事不用你管！什么狗屁相亲，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去的！”莫成风气冲冲地说完沉着脸离开了。

“随便你。”付一句淡淡地回了一句。

莫家二老因为愧疚所以对莫成风很是纵容，也正因为如此，真的要管起来非常简单。莫成风向来花钱如流水，脑子里完全没有什么金钱概念，只要冻结他的卡，他就什么也干不成，除非他去找朋友借钱，要不然只能乖乖回家。不过他的那些朋友都被莫家警告过了，谁敢借他钱，谁就等着倒霉吧。

于是不到两天时间，莫成风又过来怒骂了付一句一顿后，终于还是乖乖地上了飞

往港城的飞机。

周五。

傅倾流牵着已经跟她熟悉起来的小德牧出门，到达公寓楼下时恰好跟买了菜下班回来的夏君宁撞在一起。

夏君宁惊讶地看着傅倾流脚边的那只小德牧：“你什么时候养了狗？”惊讶是理所当然的，傅倾流连自己都懒得照顾，怎么会养只需要别人照顾的小狗崽？

“哦，傅谨钰喜欢，买给他养的。”傅倾流几天下来倒也习惯了这个小东西，一直以来都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公寓里，突然有了个忠诚又安静的小骑士一样的小生命，傅倾流竟然有点理解为什么很多单身男女都爱养只宠物了。

夏君宁眼里滑过一抹诧异，眉头微不可查地蹙了下，眉眼依旧温润：“看来你和他感情好多了。”

“嗯。”

“晚上带他到我那里吃饭吧，我特地买了你喜欢吃的菜。饭店可不准宠物入内哦。”

这一点傅倾流倒是疏忽了，只是她不能马上答应夏君宁：“还是看看吧，我得问一下他，你知道那孩子的脾气大概是跟我的，不大好，到时候晚餐连累你不愉快就不美了。”

夏君宁笑了笑：“好，不过他现在的年纪正是需要教养的时候，你别光想着补偿他就什么都由着他，不好。”

傅倾流跟着懒洋洋地笑了笑，带着小德牧走了。

夏君宁看着那只小狗崽的身影，温润的眉眼渐渐地凉了下来。

他走进电梯，忽然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拨出了一个电话。

“你上次提议的事，我同意了。我负责监视，你负责行动，是吗……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答应我，我不准你伤到她一根毫毛，其他……无所谓。”

四面光滑的电梯壁映出他的影子，夏君宁看着自己的影子，温热的呼吸让它变得有些模糊了起来，模糊到连他自己都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省三中门口。

很多家长这会儿都来接孩子回去。

傅谨钰背着小书包紧绷着一张白嫩嫩的小脸，眼睛却明亮期待地盯着前方那条路，班上许多正要跟家长回家的小伙伴们都会相当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大，我先走了啊。”

然后傅谨钰绷着一张小脸一脸冷酷点头，殊不知这副小模样在大人眼里真是可爱

透顶，他们看到了一个努力装大人的漂亮小孩。

一只小手忽然搭在傅谨钰的肩膀上，傅谨钰一转头，看到一个戴着只露出鼻子嘴巴的蜘蛛侠头套的小孩，那身衣着打扮还有手腕上的运动手表一下子就叫傅谨钰认出他是谁。

“你干吗？”傅谨钰拧着小眉头看戴着面具的莫书豪。

莫书豪踌躇了一下道：“我想跟你一起跟妈妈回去。”

傅谨钰立即瞪大眼，莫书豪连忙又说：“我戴着头套，不会让妈妈看到脸的！”

“不行！你快进去！”傅谨钰立刻推着莫书豪要把人推进学校，莫书豪反而抗拒得更厉害了。

“不要！我就要跟你一起走！”莫书豪拉着身后的围栏不撒手，声音很急，带着点哭腔，“我就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妈妈！”

“妈妈是我的！”傅谨钰更用力地拉扯莫书豪，神经病，戴个头套就想骗妈妈？这么冒险的事他才不会让它发生呢！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呜呜……”

“爱哭鬼闭嘴！快进去！”

“我不要，我不要！”

两个小孩拉拉扯扯的，很快引起了校门口的大人小孩注意，门口的保安走过去：“怎么了这是？”

傅谨钰意识到闹出的动静有点太大了，紧紧揪着莫书豪的衣摆却没有再推拉他，绷着脸摇头：“没事。”

莫书豪抽噎着，从小到大他没吃过苦，也没有过不顺心的时候，家里人宠着他顺着他，以至于造成他骄纵任性的性格。

这一段时间来处处有傅谨钰压着他，因为他是神奇的他的双胞胎兄弟，所以他才不觉得讨厌甚至觉得很开心，只是在关于母亲的事上，他就算听懂了傅谨钰的话，也没办法做到像傅谨钰那样严于克己。他忍啊忍，终究是没忍住。

傅谨钰很想把莫书豪拖到一边打一顿，心里急得不行。不经意地一抬眼，他看到傅倾流那熟悉的车牌号出现在视线之中，更急了，连推好几把，恨不得把莫书豪从围栏缝隙间挤进去：“你快进去！快！”

“我不！我戴着头套，妈妈看不到我的脸的！”莫书豪也看到了那辆车子，车牌号码他上次就记住了，当下更是不愿意走了，又有点怕傅谨钰生气，“你可以跟她说我脸上有伤，我毁容了，所以戴着这东西，电视上那些毁容的小孩都是这样的！”

傅倾流刚把车子开过转角，就看到自家儿子在校门口跟一个戴着红色蜘蛛侠头套的小孩拉拉扯扯，看表情还有点凶，傅倾流还以为傅谨钰跟同学闹矛盾。

把车子停在空位上，傅倾流打开车门下来朝两人走过去：“怎么了傅谨钰？跟同

学闹矛盾了？”

两个小孩霎时站得直挺挺的，傅谨钰脸上还有掩不去的焦急害怕，他害怕傅倾流认出莫书豪，害怕妈妈的爱被莫书豪分走。

莫书豪则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傅谨钰身边，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一时间只觉得她像童话书里的仙女，年轻漂亮又优雅慵懒，和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同，而这个人是他妈妈……

莫书豪的脸被蜘蛛头套挡着，傅倾流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的注意力更多的在傅谨钰身上。她见傅谨钰表情不对劲，狐疑地看了莫书豪一眼，半蹲下身，一只手放在傅谨钰脑袋上，轻轻地问道：“怎么了？”

傅谨钰被头上的温度和带着关怀的问话刺激得眼眶微红，一下子窜到傅倾流身边，跟很多小孩一样充满依赖和占有地抱住傅倾流的一条胳膊，一双眼睛就像保护所有物一样盯着莫书豪，就像一只凶狠的小兽。

傅倾流几乎要以为傅谨钰跟这个戴头套的小孩打架了。

结果那小孩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跟着傅谨钰一样几步走到傅倾流另一边，一手抓着傅倾流的衣角，一边哭一边用头套下面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傅倾流。

傅倾流蓦地一怔，不知为何忽地觉得心脏有些柔软。

还没有接到小孩的大人们都盯着他们看，傅倾流不知道这小孩是怎么回事，微微弯下腰：“你……”

“妈妈，他是我朋友！”傅谨钰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出声，快步走到莫书豪身边扯下他抓着傅倾流衣角的手，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莫书豪的哭声渐渐地停了下来。

傅谨钰看着傅倾流说：“他想跟我们一起回家。”

莫书豪抽噎着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傅倾流露出纠结的表情：“跟我们回家？你爸爸妈妈不来接你吗？”

“我只有爸爸。”莫书豪出声，一双眼巴巴地看着傅倾流。

傅倾流莫名地觉得有种熟悉感，好像哪里也见过这样一双眼睛似的，只是头套挡住了他的些许眼睛轮廓，导致她没法看清。

“他脸上有伤。”傅谨钰补了一句。

在两个小孩刻意的误导下，傅倾流不意外地想到了小孩毁容妈妈不要他，小孩只有一个粗心大意的父亲没有妈妈的故事，傅倾流根本没有想过这会是骗她的，正常人都不会莫名其妙地想到这种事。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傅倾流见傅谨钰帮他说话问道。

傅谨钰绷着一张小脸点点头，忽然有些试探性地道：“他叫莫书豪。”

“莫书豪？这个名字……”傅倾流皱了皱眉，让傅谨钰心脏咯噔了下，正慌张不已，又听到傅倾流道：“上次段考年级第二名对不对？”

莫书豪听到这话欢喜地点头，觉得自己给妈妈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你爸爸不来接你回去吗？”

莫书豪摇头。

“好吧，不过你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你爸爸一声。”傅倾流觉得傅谨钰难得有个成绩好关系好的朋友，小朋友互相串门挺正常的，就像去池鸢家给池鸢过生日的那些小孩一样，有个朋友也有助于傅谨钰的心理健康成长。

莫书豪连忙道：“已经打过了，爸爸很忙，他不管我。”为了妈妈，给爸爸泼脏水也没关系。

傅倾流又看看傅谨钰，看他没有意见，便带着两个小孩往自己车里走去。

傅倾流轻轻把傅谨钰往前拉了一把，傅谨钰还没明白暗示，身子却已经下意识走到莫书豪前面拉开后车门。

“汪！”小德牧坐在后座上冲傅谨钰欢快地叫了一声。

“啊！”傅谨钰霎时露出惊喜欢快的表情，一下子爬上车子抱住小德牧，小德牧欢快地往他身上爬舔着他的下巴，叫小孩发出清脆稚嫩的笑声。

傅倾流站在车外看着傅谨钰如想象中那样惊喜欢快的模样，也跟着勾起了唇角。

傅谨钰抱着小德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傅倾流，又有些羞涩：“谢谢妈妈。”

“你喜欢就好，不过既然要养，就要用心养好，我只会帮你喂它，其他的你得自己来。”

傅谨钰点头如捣蒜，这实在太惊喜了，这是他迄今为止收到的第一份傅倾流给他的礼物，而且还是他惦记着的这只小德牧，他觉得简直得到了整个世界。

莫书豪站在傅倾流身边，看着车厢里抱着小德牧欢喜得不得了傅谨钰，扁了扁嘴，脆弱柔软的小心脏有些受伤，眼泪差点又滚出来了。感觉到背后被轻轻推了下，他抬头，看到傅倾流温柔地对他笑，顿时那点悲伤一扫而空，他也跟着有些欢喜起来，爬上车子坐在傅谨钰边上跟傅谨钰一起抚摸小德牧。

傅倾流在前面开车，听着后面两个小鬼在讨论要给小德牧取什么名字。莫书豪特别积极话特别多，整个车厢里都是他叽叽喳喳不停的声音，傅谨钰被他吵得有点不耐烦，傅倾流倒是觉得这俩孩子性格正好互补，莫书豪能把傅谨钰带得活泼点也挺好。

“要去夏叔叔家吃晚饭吗？”等红绿灯的时候，傅倾流问傅谨钰。

“不要！”傅谨钰立刻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马上道。

傅倾流猜到了，点点头：“那我们找个餐厅打包回家吃，小狗肚子也该饿了。”

傅倾流找了个泰国餐厅，打包了几样她吃过的觉得还不错的菜，回到车上后发现两人已经讨论好这只小德牧叫什么名字了。

“为什么要叫‘骑士’？”傅倾流一边启动车子一边随意地问了句。

“妈妈觉得不好吗？”傅谨钰抱着被莫书豪摸来摸去的小骑士，亮晶晶的眼里有

几分羞涩。

他看书上说德国牧羊犬很忠诚，经常被军队训练成军犬，跟军人一起作战，忠心护主又聪明。他也想把骑士训练成军犬那样厉害，这样他不在妈妈身边的时候，骑士就能帮他保护妈妈不被坏人欺负了。

“不会，挺好的。”

莫书豪觉得有点插不上嘴，有些悻悻地摸着骑士的脑袋，眼里满是羡慕，他也想要收到妈妈送的礼物。

傅谨钰看了莫书豪一眼，把骑士抱得更紧了些。他才不会去安慰莫书豪呢，莫书豪从小有那么多人疼爱，他只有张冬梅和傅倾流，现在傅倾流好不容易给他一点爱，他才不要分给他。如果不是因为怕他难过地忘记之前他们说好的事，他根本不愿意让莫书豪跟上车来，看他回学校后不好好收拾莫书豪一顿。

去一趟省三中，结果带了两个小孩回来，好在虽然是单人公寓没有客房，不过空间还是很大的，床也大得睡三个成年人都没问题。

公寓里一个大人、两个小孩、一条狗正在吃饭。

傅倾流盯着莫书豪吃得沾满咖喱的头套，道：“你要不要把头套摘下来？没关系，阿姨不会介意的。”

傅谨钰和莫书豪皆是一惊，齐齐摇头。

“好吧好吧，快吃吧，都凉了。”傅倾流见莫书豪这样，以为小孩子也有自尊心，又或者是因为毁容被母亲抛弃的记忆太深刻，所以不敢在成年女性面前露出真面目，也就不强求，晚点洗澡的时候让傅谨钰跟他一起洗洗就好。

另一边，付一旬开着车子到了省三中门口。

他坐在车里给莫书豪打电话，正吃得满嘴油光的莫书豪听到口袋里的手机铃声，本是不想理会的，但是傅倾流在对面出声了，莫书豪只好小心地看了傅谨钰一眼，把电话接起来。

“爸爸。”

“出来，我接你回去。”付一旬说道。

在傅倾流的注视下，莫书豪藏在头套下的表情有点纠结，都怪他之前已经跟她说过他已经跟爸爸说过来同学家里了。

“爸爸我已经在同学家了，不用担心。我们正在吃饭，不跟你多说了哦，爸爸拜拜。”说罢，莫书豪淡定地按下挂断键，朝傅倾流咧了咧嘴，可惜傅倾流只能看到那沾满咖喱的头套。

付一旬瞪着自己被挂断的手机有点回不过神来，他有点不敢相信，莫书豪挂了他电话？那个小子不是恨不得一天到晚都黏着他的吗？还说去什么同学家？

经历过上一次莫书豪被绑架事件后，付一句实在没办法在不清不白的情况下让莫书豪在什么同学家里，所以他又打了电话过去。

莫书豪以前想到能见到付一句总是特别高兴，但是他现在觉得有点烦，看着傅倾流的眼睛有点心虚。

傅倾流终于放下手中的筷子，正色道：“你没有跟你爸爸说清楚就跟我们离开学校了？”

莫书豪低下头：“对不起。”

傅倾流看着小孩套着头套的脑袋，也说不出责怪的话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跟傅谨钰年纪相仿，又或者因为他小小年纪毁容又被母亲抛弃，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子的傅倾流竟是对他有些柔软。

她叹了口气，伸出手：“好吧，把手机给我，我跟你爸爸说。”

莫书豪下意识地就想把手机给傅倾流，结果傅谨钰反应激烈地一把抢过了手机，桌前的一杯橙汁都被他撞翻了。

傅倾流惊讶地看着傅谨钰，不明白这孩子是怎么了。

傅谨钰一时也找不到什么理由，他瞪着莫书豪，心想：万一妈妈听出那个男人的声音怎么办？

“莫书豪？”电话那头传来男声，傅谨钰抢过手机的时候不小心按下了接听键。

声音并不大，傅倾流却微微愣了下，随后拧起眉头，她竟然觉得那声音有点耳熟。

傅谨钰看着傅倾流的反应却以为傅倾流真的能听出那男人的声音，捏着手机后退了几步：“妈妈……我、我想跟叔叔说几句话……”说罢就跑向了阳台，莫书豪也连忙起身跟了过去，连小骑士都好奇地跟着跑过去了。

傅倾流奇怪地看着两个小孩的身影，总觉得傅谨钰今晚有点奇怪啊，到底是怎么了呢？

就像傅倾流之前没想到张冬梅会和傅谨钰一起欺骗她一样，她现在也想不到这两个小孩瞒着大人在做着多么不可思议，甚至有些疯狂的事，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对这样大胆的双胞胎了。

莫书豪拍了一张从阳台的角度看过去的海星湾高级公寓区的相片给付一句发过去，又跑去拍了张餐桌上的泰国料理发过去，再三保证他真的是在同学家，星期天晚上就会跟同学一起回学校后，付一句才终于相信他没有被绑架被绑匪逼着说那些话，也没有又跑到哪个黑网吧去鬼混，才真的放下心来。

搞定了两个大人，傅谨钰和莫书豪一起去浴室里洗澡，雾气萦绕的浴室里，两个粉雕玉琢长得难以分辨的小男孩光溜溜地坐在浴缸里。

莫书豪觉得心情好得要飞起来，傅倾流的公寓是他迄今为止除了学校之外住过的最小的地方了，他却觉得简直到了天堂。外面有仙女一样的妈妈，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今晚还能跟妈妈睡在一张床上，虽然他还得戴着头套，但是好开心啊。

“你记得把头套洗干净。”傅谨钰踢了他一脚说道。

莫书豪顶着一脑袋的泡泡，和傅谨钰一模一样的脸上呈现出和傅谨钰截然不同的天真单纯与活泼，他听话地点点头，刚点完头，浴室门就开了。

傅倾流走了进来。

傅谨钰和莫书豪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去。

“谨钰，书豪——”傅倾流看向浴缸，表情蓦地顿住，这两个小孩……竟然还把浴帘给拉上了。

“妈妈你不要过来！”傅谨钰连忙道，莫书豪左看右看，发现他的头套和衣服一起丢在了洗手台上。

傅倾流有些失笑，心想才十岁的男孩子倒是知道害羞了。

“知道了，我给你们拿了衣服。”莫书豪没有带衣服出来，所以只好穿傅谨钰的。

傅倾流要出去的时候看到洗手台上的头套，上面沾了不少咖喱，于是她拿起头套在外面洗干净，跟莫书豪说了声后又拿出去用吹风机吹干。

莫书豪和傅谨钰急得要死，头套被傅倾流拿走了，傅谨钰只好自己先起身出去穿好衣服，把浴缸的水放掉后让莫书豪穿好衣服在浴室里等着，然后出去给他拿头套。

等莫书豪重新戴上头套之后，两个小孩齐齐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有惊无险。

家里多了两个小孩，傅倾流的责任心更重了一些，第二天一早就醒来，起来后带两人出去吃早餐，然后带他们去商场买了几件厚一点的衣服，再去了一趟游乐园，一直到下午四点多又去了一趟张冬梅所在的疗养院，跟张冬梅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陪张冬梅到九点多才回去。

一天下来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两个小孩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傅倾流觉得很满意，于是高兴地买了两个颜色不同的小挂件给两个小孩挂书包，也没有注意到傅谨钰今天的话比以往多了不少，处处抢镜头不让傅倾流多关注莫书豪，偏偏莫书豪天真单纯只顾着满心欢喜，也没有注意到双胞胎兄弟的“险恶”用心。

正是周日下午，很多家长又把接回去的孩子送去了学校，傅倾流也开着车子把傅谨钰和莫书豪送到了校门口，两个小孩朝她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一步三回头地手牵手走进了学校。

傅倾流看着他们走进学校，面上的笑容久未散去，一路心情很好地开车回家，愉

悦而静默地开始收拾衣服。

这一夜她躺在床上，向来做噩梦多于一夜无梦睡到天明的傅倾流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里，她和那个从很遥远的古老时空里走来的年轻贵族身着盛装，在星空之下、月光之中、萤火之间共舞，华尔兹般的自然之声久久不停，他们不停地前进、后退、旋转……

阳光从窗外滑进来，细细碎碎地落了些许在傅倾流脸上，骑士哼哼唧唧的声音让她从美梦中缓缓醒来。抱着被子，看向床下后腿撑着身子前肢趴在她床垫上巴巴地看着她的小骑士，慵懒的眼角眉梢都有着抹不去的甜蜜，半睁的黑白分明的双眸水润明亮。

原来喜欢一个人就像巫师在你身上施加了魔法，让你整个世界最晦暗的角落仿佛都被照亮了。

一直到手机响起来，她伸手拿过来看了眼来电显示，眉眼含笑地接起来。

“把你的地址给我。”付一句平静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要过来接我？”懒洋洋还想继续窝在床上的傅倾流立刻从床上坐起身，把骑士吓得扑通一下滑到地上。

付一句被傅倾流那诧异的语气激得有些羞恼：“那你自己……”

“海星湾高级公寓区E栋。我在楼下等你，别让我等太久啊。”傅倾流说罢就挂了电话，快速从床上爬起来洗漱换衣喂骑士，还得打个电话给池非，拜托他来把骑士带到画廊去照顾。

付一句看着被挂断的电话，眼里露出嫌弃又得意的笑意，哼，这个没出息的女人果然已经等不及了，明明这么喜欢他还来不及告白！

在导航上输入地址，付一句敲键盘的手忽地顿了顿，海星湾高级公寓区E栋？莫书豪前两天去的同学家好像也是这个地址，这么巧？

傅倾流拉着自己的小行李箱心情愉悦地出门后，一转身看到了站在斜对面公寓门口的夏君宁，轻轻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出声？”傅倾流转身关上自己的公寓门。

“我刚要去公司，你去哪？”夏君宁瞥了眼她手上的行李箱，眼底暗沉。

“谁知道呢，也许是维也纳？”

“你去维也纳做什么？”夏君宁走在傅倾流身边，一起走进电梯下楼。

“旅游。”

旅游？她这么懒的人，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宅在家里，怎么会想去已经进入冬季的维也纳旅游？他的眸暗了暗，语气温和：“那要我送你去机场吗？”

“不用了，谢谢。”傅倾流对他慵懒地笑了笑，前面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后，走